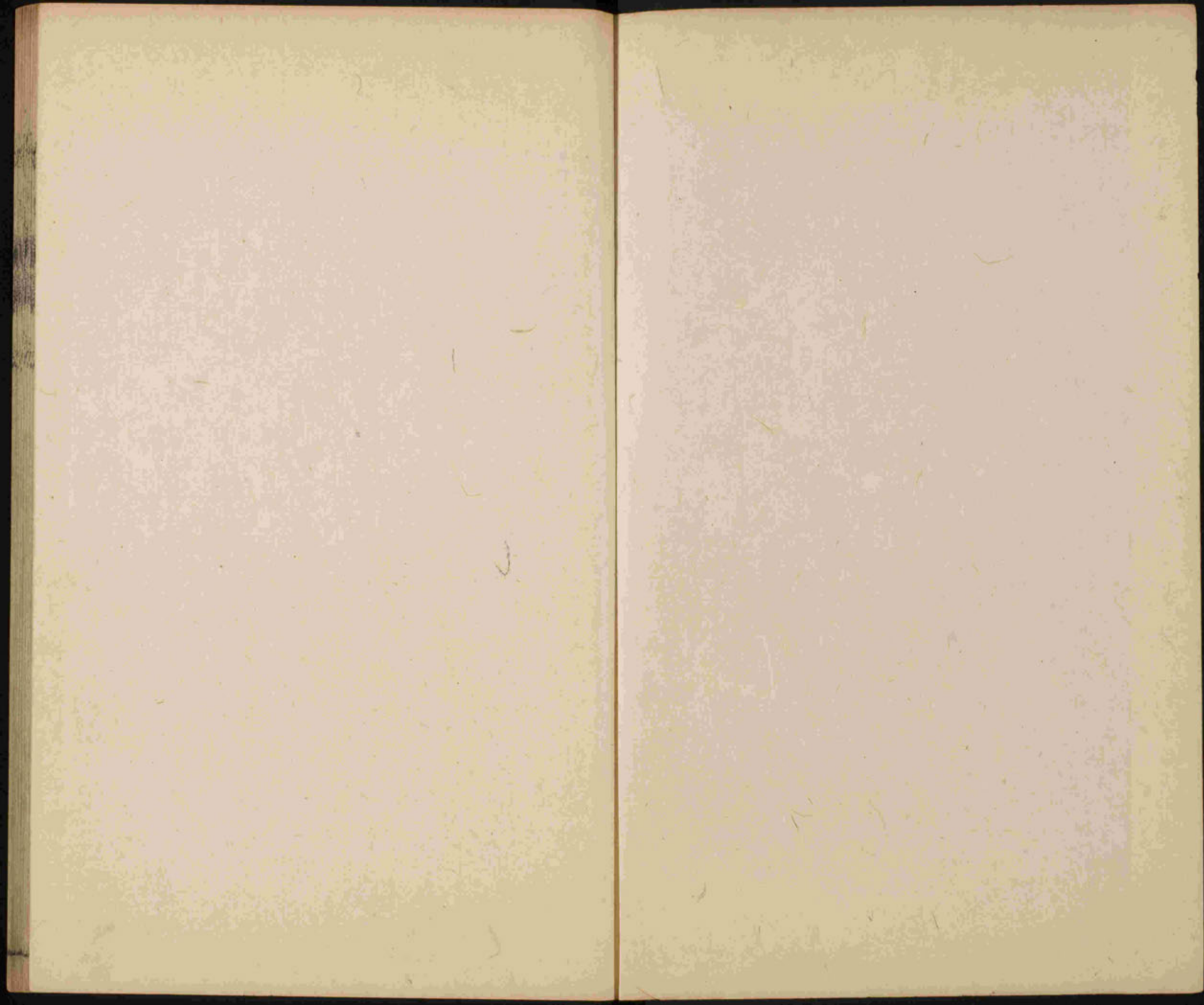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一集



昨非菴日纂冰操卷之二

錢布薰心之場。節傲峨眉絕頂。冰溽暑不銷。
一片巖凝透骨。品高崑岡千仞。玉纖埃弗染。
連城溫潤無瑕。昔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
天下太平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纂冰操第二。

吳郡山陰縣人。昨非菴居士鄭小瑄識。

楊震孤貧好學。稱關西孔子。大將軍鄧騭舉之。
累刺史。郡守門生王密懷金夜饋。震以四知。

辭密愧而出。震子孫蔬食步行。或勸令開產。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所遺不既厚乎？吳隱之刺廣州山海郡二十里許。有泉曰貪泉。言飲者必貪也。隱之徑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彌厲。歸無餘貲。爲尚書遷太僕。以竹蓬爲屏風。家人并日而食。晏如也。嘗嫁女。只牽一犬出。賈蕭然無營。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親故。輒盡。妻子猶然寒餓也。旣屬疾。宋璟等候之。見弊簣單席。門不具帷箔。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食蒸豆二器。酒數杯而別。及治喪。家無畱儲。老蒼頭請自鬻以舉喪。明年帝校獵鄜杜間。望見慎宅。環堵庳陋。若有行營者。馳使問焉。報曰：懷慎大祥也。帝泫然爲罷獵。賜縑帛。過其墓碑。表未能立。停蹕流涕。令蘇頲爲

文。帝。自。書。之。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凡上陳銀器。列金杯十餘。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才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郤公治郡。始終無一足取。

夜及門者。

彭淵材遊京十餘年。家饘粥不給。以書召歸。布囊皆卦絆。親知慶曰。可脫凍餒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旣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巨束。

楊誠齋退休南溪。數椽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

有金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續爲鬱
林守罷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
壓舟人號鬱林石

宋凌冲知含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
硯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宋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及去任辭湯廟
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

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齊劉懷惠爲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
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梁甄彬嘗以一束紵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紵
還於紵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僧驚以金半酬
之彬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
金者耶

曾子衣敝衣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

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

張奐擊南匈奴左翼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鑿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

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東漢劉寵爲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爲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龐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

齊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梁東陽太守謝謨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宋何隨爲安漢令去官時巴士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卽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

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宋太祖聞中丞劉溫叟清介遣吏賜以錢五百千叟受封於西舍次年重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卽前送錢者見西舍封識宛然

南令袁毅賄朝臣以營譽嘗遺山濤絲百斤濤

不欲爲異受之。納於梁上。後毅事發。壽於梁上。取絲付吏。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顧常侍清介特操。爲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縑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帝重允。常稱爲令公而不名。

商則任廩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令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劉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傍先壟。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

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
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
東山後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
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兒拔秧布田
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斂
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牋上重之復召爲原官

黃公卷解紱歸驅家衆田作與妻操杵曰作飲

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鄰舍鄰舍欲舁送
之公曰假我具甚幸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
如田公性故孤介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
臨庖服犢鼻衣治具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
以爲常耿先生一日偕周元孚候公公與縱
談名理囚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
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
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

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截肋狼藉不爲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游義皇世矣相與嗟嘆不置

軒輓爲浙江憲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陞辭上問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晏嬰豚肩不掩豆狐裘三十年身處湫隘而待以舉火者三百餘家范仲淹恩隆九族遍及親疎而罷官之日不能具還裝至鬻一罷馬以行

房瑄楊綰裴休李沆范仲淹趙抃司馬光雖爲相猶清約如寒士今縉紳一登籍轉盼富盛良田華屋僮奴百千習以爲常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免姍笑公廉翫髒官與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

靡矣。

諸葛孔明爲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爲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死於財貨。可笑也。

劉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爲莆田令。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戒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送米一石。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人。米不佳。責舖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我故害百姓耶。因手書辭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人之賜。謹辭。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下着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益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殛之。錢癖者。只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癡豪而流

門多少清白而發跡。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冤債與子孫償。非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之。爲綿遠哉。

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敝。廙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

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楊誠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子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短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楊文貞公縮拜相制下。士相賀於朝。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館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羅景倫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取非者...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僉事王奇。居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衣敝以紙。補隙大衲。朝夕不給。冬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不受。故舊饋數。亦却之。

唐朱敬則。爲冉祖雍誣。奏貶涪州刺史。旣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

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趙司成永。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郎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偕往。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筭。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

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唱和而罷。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魏孟康爲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遣送迎探候。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草。不宿傳舍。露宿樹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賜而受之。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范史雲遭黨錮。推鹿車載妻子。以捃拾自資。兒嘗拾得五斛麥。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得通。史雲後知。卽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孔顛在都。弟道存爲江夏內史。時東土旱儉。都下米貴。道存慮中丞貧乏。遣吏載五百米餉之。中丞呼吏語曰。我在彼三載。去之日不辨有路糧。郎至未幾。何緣得有此米。可載還。吏曰。自古無有載米上水者。中丞不聽。竟載還江夏。

溟滓子爲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錢易筍。百錢當得筍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

溟滓子召還。賣筍者而杖守門者。自後無賤直買者矣。守藏吏告公費且竭。備已貲二十八金。溟滓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彼不愈得志乎。溟滓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奈何以二十五金累吏。是使之虧損而取償於盜也。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

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福建廉使陶屋仲劾方伯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屋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屋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吏科陳諤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爲之。值。

文皇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戇且憐其貧。命復官。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犍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昨非菴日纂種德卷之三
胸次是良田。廣植善根。百尺蓮臺。隨地建心。
頭。饒穀種。多飛法雨。大千金界。自中生。雖勢
有偏全。未必觸水盡波。乃心無慈忍。所能印
引。皆月耳。纂種德第三。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府叅軍鄭崇質。當使絕
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

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蘇東坡卜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公買一宅。緡五百。公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至村落。聞一嫗哭甚哀。公與邵推扉入問故。嫗言。吾有居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數世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愴然問所

在。卽公以五百緡易者。因再三慰撫曰。此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還不索。其直公遂還毘陵。不復買宅。

孫叔敖爲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爲令尹。

未治而國人信之。

范文正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縑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賙斂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唐張道原拜大理卿。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原曰。禍福無常。安可因已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爲僕妾。豈仁者之心。皆捨之。更資以衣食。遣焉。

唐從事崔郊。有婢端麗。郊嘗私之。旣貧鬻於連帥于頔家。郊思慕不已。因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郊者。寫詩於于公座。公觀詩。召崔曰。詩係公作耶。命婢與生同歸。

唐郭震少有大志。十六歲入太學。家送資錢四十萬。適有喪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舉以與之。亦不質其姓氏。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鄰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

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旣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

陰鏗與賓宴飲。見行觴者。舉酒炙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得免。卽前所行觴者。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死數年。方

婚。旣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故。曰。父遺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費。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壻而令人賣屋以畀者。取券焚之。携妻竟歸。嗚呼。今人有無嫁費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遠也。嫁娶責財。若償宿負。然真夷狄之道。使

貧家殺女皆是故也。又則有翁壻相忤於訟者矣。姻婭相對如仇者矣。安得如師文者以轉移一世也。

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心痛踣道左。子都下馬撫摩。俄頃卒。囊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賣其二辦葬事。餘枕其腦下。素書置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者。子都引至墓下發棺。金書具在焉。

元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妻爲置一妾。姿色美麗。說詢所自。知爲范復初之女。父喪家貧而母鬻之者。仲說惻然淚下。語妻曰。此女之父吳中名士。亦吾故人。豈忍以爲妾。卽召其母令擇壻。且爲具奩遣之。

曾公亮布衣遊京師。聞旁舍泣聲甚悲。詰之。旁舍生欲言而媿。久之曰。僕向用官錢若干。吏督急莫償。乃以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

父母訣所以泣也。公亮曰：商人轉遷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卽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曷與我？旁舍生曰：君愈商人數倍，然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亮曰：償直索券，不可則訟於官，卽與四十萬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俟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教，至期携女往。公亮舟行已三日矣。

南陽李文達大父家種綿花，載湖湘間。邸舍有三商，議值三百兩，交訖。邸忽失火，燒罄三商，抱哭欲自盡。李慰之曰：汝貨未及舟，尚爲我物。物失，值存我，應還汝。汝失此貨，本無以爲生。我尚能力業，卽還其價。

東漢梁商常曰：多藏爲子孫累，所得俸錢及兩宮賞賜，悉分與昆弟中外。年凶穀貴，多有饑者，輒令蒼頭以牛致米及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以姓名。

朱冲多買敝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東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儀公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於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

范文正公少貧。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呼公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其所成白金一斤。納公懷中。公方辭。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公爲諫官。術者子長呼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固。邀相見。託以二女。皆絕色。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如此。周武帝微時。事漢隱帝。爲孔目官。見一小軍。跣足於雪中行。憫之。脫已靴。賜焉。後帝奉命征契丹。在軍中。幾危。得一小軍救之。乃賜靴之人也。

宋查道淳化中。赴試。貧不能上。親戚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貧無以葬母。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與之。又嫁其女。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菓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慚不復渡。

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覬之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樹。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穴爲毬窩。導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曰。父卽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

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荅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子。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卽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

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爲生。毋浪費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家頗豐。一夕盜入。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邏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

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令其子取被。母以

臥被與之。悞捲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牀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已持刀伺其後。師問何事扣門。婢告以主母招。師怒曰。是何言歟。明辰告主人罪爾。使復強妻親往。師固拒曰。某蒙東君延居西塾。敢以冥冥墮行哉。門終不啓。使怒稍輟。然疑終未釋。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真君子人也。始述昨夕始

月
未謝其悞師後登第

吳全琮父柔爲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
交易琮皆賑士大夫之貧者空船而返柔怒
對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故
因便賑給不及啓也柔奇之

高密東岡李昆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牆隈白
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感然曰死
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義

塚埋之肅地邊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
查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
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
爲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
縣小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
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
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陳眉公云。余二十年前。閩蓬頭許余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卽大暑。能坐臥赤日中。來年嬾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卽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暎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其匍匐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癘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每年奉

明旨。熱審他未有行者。若得仁人君子。請定爲例。未減者。清理一番。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掃囹圄。滌枷杻。以廣聖主好生之仁。暑月無得濫受詞。無得輕羈候。不時吊監簿。查囚數。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

買者卽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

城。夫人植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

張知嘗在上岸日。有白金十兩。藏在篋中。同舍生伺公出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激。夜袖以還。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能也。

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彰君之賜乎。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調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尹師魯洙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旣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教之。如子。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象。哭之。

徐孝祥居吳江。隱居好學。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珊陷。諦視有石甕。啓之。皆白金也。亟揜之。一毫弗取。人無知者。

幾三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廼啓穴。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全活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

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謁大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封後遇賊。財物悉被掠。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叛。高仁厚圍之。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晝夜兼攻。城陷必矣。諸君圖之。數日。賊將楊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誅元惡。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

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隋李士謙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拒之一不受。或曰。子多陰德矣。士謙曰。人所不知。謂之陰德。今吾所爲。皆子所知。何爲陰德。

馮道爲人。能刻苦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

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諸將有掠美女遺道者。道皆寘別室。訪其上。而還之。居父喪。遇歲饑。悉出所有。以周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道夜潛往爲之。耕武后。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

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曹彬下江南，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其焚香爲誓。明日，城陷，李煜既歸，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崔篆當王莽時，爲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垂涕曰：「陷人於穽，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固爭。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趙鼎爲秦檜所害，得旨歸葬。鼎之子汾，護喪歸。

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按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

元世祖發宋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太祖歎息久之。謂危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旣乘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卽命北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鄭建中貲鏹巨萬徙安陸城中居人多舍客每
大雨則戴瓦以行問至漏則補之若客舍
自爲之屋亦爲繕治

昨非菴日纂敦本卷之四

身不託空桑自家佛不供養及時迫至廢蓼
莪而已晚性豈甘燃豆同根生不滋培置力
能無歌蟬蠅以生慙古人急象賢施幹蠱咏
棠棣賦鶴鴿每一開函泫然淚下纂敦本第
四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王祥事後母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母使守之
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在別牀眠母往闈

取非者錄
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旣還。知母憾之。不
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如已子。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
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
日之禍。何能知肉味乎。或言於曹操。收之。將
加戮。女謂見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
至願。乃延頸就刑。

燕秦肅王。輕施厚費。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
宗詔給者屢矣。御史沈邈謂不可以常典奉
無厭之求。上曰。御史誤矣。太宗子八人。今惟
王爾。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
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何足計焉。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
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顛宿。衣悉袂布。顛覆
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旣覺。引去。謂思遠曰。綿
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吳郡陳遺母好食鰯底焦飯。遺作郡主簿，製一囊，每煮飯輒貯焦飯。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崧即日便征，遺已斂焦飯數斗，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竄山澤，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謂純孝之報。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

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巴郡杜季少失父，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季乃截大筒盛魚，二頭塞以草，投中流。呪曰：我母必得此魚。後婦出汲，見筒觸岸，取視，有二魚，笑曰：此吾夫所記也。熟而進之，聞者嘆異。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蔡京專政。子攸勢與父軋。父子各立門戶。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遽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恙乎。京曰。無之。攸卽辭去。客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魯國公致仕。長州一丐兒。每詣沈孟淵處。請丐所得多。不食。沈異之。矚所

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中有老母。丐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丐亦人子。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哉。

王祥孀事繼母。人所知也。祥弟覽。卽繼母所生。勞苦與祥俱。母以酒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能調和母。

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
爲孝也。呂虔有劔相其文佩者至三公以奉
祥曰非君莫可當者。祥薨解以與覽。後九代
公卿噫使覽而阿親意則象耳。可爲孝子乎。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
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
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
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
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洩叢穢。蓆薦可憎。子所
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
失耦。寒煖誰問。丈夫猶可。嫠婦奈何。就使兒
孫滿前。耦者耦。稚者稚。人人鼾睡去。箇箇樂
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有
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澈潑。
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
淒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

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
飡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
老冤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
斯更喫緊云
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
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
差等否舅曰無馮曰均子也服無差產其可
異乎舅大悅從之後累世簪纓

張翁用川邦奇公父也公爲學憲時廳僅二楹

上官過訪不便旁一楹廼其叔居叔有宿逋
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翁翁知其
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
屋以豎我柱其夫婦何以爲情公惻然曰兒
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曰其價計已償人矣
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然慰我甚
矣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

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冠帶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宴笑母忘其所苦也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於奉蒸嘗調親族盡之一不以自奉也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爨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霄諫不聽遂求折箸未幾兄蕭然逋負盈門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爨意以兄不節敬爲守先業之半亦足給伏臘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分券火之付以筦鑰更出所蓄償諸負者兄慚受而易轍焉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而命還及

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胡寔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酷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寔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

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政化大行。不孝習成有四。一曰私財。財入吾手。便爲吾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爭財。囉哝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誰之身。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妻。妻子習狎。而父母嚴重也。美味錢財。欲

娛妻寵子。佳會良辰。欲擁妻抱子。而寧親之
念。遂微也。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念
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
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卽妻能擁我生活
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稱成人。代勞貽燕
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
不正。熾客誘如狂。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
浪費。婦姑勃蹊。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

不寐。風雨淒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
生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妒。
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子。衆子也。情豈
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觭觔。
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蠱
而家道睽。積嗔喜而孝情薄矣。此四者。人之
常情。人子不免。其流遂至大不孝。吁可惕哉。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蓋所求皆遂。無相爭也。破

耳非者
蕩之家。妻孥無過。家長每苛求。積鬱無所洩。惟可施於妻子也。知此則父兄當保家而子弟處此。倍須孝敬矣。高年人動靜恍惚。嬰兒喜得微利。喜受服食小惠。喜與孩童玩狎。子孫體此。不難盡致其歡。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

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棄於野。穀隨收輿歸。父曰。爾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設義塚。以葬宗族之無地者。立義祠。以祭宗族之無後者。置義田。以贍宗族之無養者。皆美

事也。饒裕之家當力爲之。

其之飛卷書卷

浙有孝子。事母有至性。薄業俱廢。以養母。其從父一日飲諸姻貴。饌甚腆。呼孝子侍。孝子時時左右。盻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裹納袖中。酒酣。主人出金卮勸客。客不勝酒。卮置樓簷間。逃歸。俄侍者報失卮。衆客請扃戶。令人袒搜。孝子捫袖中。至羞澀也。卽謬曰。由我無何。逃客憶前卮。乃折簡以語主人。主人檢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已得卮矣。何苦自誑。孝子始以實告。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兒女態。若此。設令貴客把我袖。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乃遍語前客曰。是子如是。吾不忍使孝子無以悅親。分產令終養焉。

杜五郎所居屋兩間。前空地丈餘。卽爲籬門。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訪問其生計。對

甲子補遺
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供飢粥。有時不繼云。

何宇新母死廬墓。家無三尺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卽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

家不和。多因婦以言激夫。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覺。於是骨肉至死不相往來者。

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恤者。有爲小姑則譖嫂於母。爲嫂姪則譖姑於夫者。事難殫述。不知我旣入人家。同穀同穴。長與此家傳世。待舅姑處卽是兒。婦待我樣子。待叔伯妯娌處卽是我兒。婦相處家法。日與人親厚。好恩情。豈不快活。赤面相向。

有甚佳趣。要不過忍些氣。破些零錢而已。我
饒人。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人不
知。旁觀諸親。感我盛德。無不周知。而彼亦終
於知也。吁。和氣致祥。刑于之風。可少哉。
家不和。多繇婦構。其原又多。出婢妾。蓋彼輩愚
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
聽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人深仇。而彼始
揚揚得志。自暱處於心腹也。惟僕隸亦然。主
翁聽信。則族戚故舊。皆失歡。而善良佃僕。反
致譴責矣。

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
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
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時
軌爲給事中。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
應相供。無容別寄。彘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
漸也。

秦母柴氏。秦閨夫繼室也。生一子。與前妻一子俱幼。閨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歎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從。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張氏二難者。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員也。徐富而鄭貧。皆敦義睦。貧者不諂。富者不驕。恒於一室紡績。尺帛寸絲。不入私房。徐父家時有所饋。必納於姑所用。則請而取之。不問孰爲己物也。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寧。鄭乳

其子不問孰為已子。雖諸兒亦不知其孰為已母也。家畜一猫一犬。猫為人所竊。犬取猫子。乳之人以為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為二難。

顏氏家訓曰：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已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狎。譬猶居室，穴即塞，一隙即塗，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為雀鼠，妻妾之為風雨，甚哉。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直於涼州路中。糧匱，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昔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

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以雋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雋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喪。暮年而心喪。六載。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旣葬而不閉。塋。穉。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沂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詩見母渴。責妻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時時。

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之鄰母具以對姑感而慙乃卽呼還詩有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一時不在殷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平王爲太子製爲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

相與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

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旣歸卽具樂

歡讌或擊毬或時鬪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

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慕感之色

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

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

司馬高幼有至性丁內艱水漿不入口梁帝見

身非者
高羸瘦。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傷其樵。使人惻然。便是不墮家風有子矣。

太子弘爲武后長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

曰善。

漢趙至蚤起誦書。聞父哢。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胡惟庸旣敗。四方有仇怨。告訐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湜兄弟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欲行。湜曰。弟在其。恐使諸兄罹刑律。獨請吏請行。仲兄濂先

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太祖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身

昨非菴日纂詒謀卷之五

粉壁璇題居停主曾有幾時五更燈火爲孫謀誰來褫奪銅山金穴田舍翁終無百世半畝心田承祖澤那箇墜傾昔賢謂積書以遺猶非遠計顧令納邪長傲甘舐犢以忝厥先猷乎纂詒謀第五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

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

宋杜孟遊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業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舊田廬令勤力其中足供衣食復增以贏餘祇教其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怨之府也吾旣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招怨且此金者以惠老臣耳吾與族黨共饗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因杖殺一左都押衙軍中憤欲爲變其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

曰。天子付汝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負天子。且愧先人矣。命左右褫衣。欲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至久乃釋。軍中遂定。

程大中公。响性寬而斷。夫人謙順自牧。治家有法。不喜鞭扑奴婢。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怒。必爲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所以不肖。由母蔽過。而父不知耳。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顏氏家訓曰。士夫子弟。耻農商。羞工伎。射旣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肉。以此終年。或因世家餘緒。得一官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

而已。有識旁觀。置身無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溫公與姪帖。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公不法。擾官司。凌小民。使鄉人厭苦。則我禍皆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

魏王昶爲書戒子姪曰。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智。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愛之。親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沽名。不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吾欽之。重之。願兒子師之。唐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如以先君餘慶。矜貧而賜之。則

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焉。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溫公曰。光幼時弄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諸子猶事豪侈。顯達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

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求第則僱人答策。公譙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無曩日之親。當路非昔時之黨。求之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

取非者錄
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當爾之時。誠駑才也。
唐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
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以諸子付汝。
謹察視之。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當先撻
殺之。然後以聞。

王文正公旦以儉約勵子弟。使富貴不爲驕侈。
兄子睦欲求舉進士。公曰。吾嘗以太甚爲懼。
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

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
之。父子間不可溺小慈。自少律以嚴繩。以法
則長。無不肖之悔。

韓億知亳州。次子爲西京判。謁告省覲。公喜置
酒。召僚屬。俾諸子隅坐。忽問西京有疑獄奏
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
曰。汝倖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尚
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賓力

解方已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柳玘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地下。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族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膏

梁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陸象教家。每晨揖三。搥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

曾子之妻戲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

日非者卷八
蒙之法如此。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萬乘。則天也。

富貴純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睥睨千秋。心滿氣盈。已不勝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覆國傾家。而罔悔。

反不如椎魯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余嘗與貴豪言。見其縱衡飄忽。日無所不空。口無所不擊。自三教聖人而下。不能免椎詈。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灸其舌。傷人雖欲與一語。扞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至此。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獎。一語之俊。無妄。

誇是真能愛子弟者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
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
也丹朱不應之教甯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
北齊安德王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
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
有此一箇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秘使人在下
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
而死芒山有盜臨刑母與訣盜對母云願一
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乳盜嚙斷乳頭血流
母死盜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
見而喜之以致有今日也嗚呼教子嬰孩豈
虛語哉

鄭奕嘗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孝經論
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咏月汗人行止

唐太宗泛遊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闔立

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輓轡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犁牛之子，山川不舍，犁牛以爲不肖，山嵐以爲肖也。爲父者，令人以肖已，爲不肖，則父爲何如人哉！厲人夜半照子，惟恐其似已也。此一念能還自照矣。

顏延之兒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常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無不傲慢縱恣。

觸事情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劉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帝微時貧甚。有衲布衣襖。皆敬皇后手作。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者。以此示之。及文帝欲殺湛之。主以錦囊盛衲衣示上。曰。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殺我兒耶。遂得免。

柳世隆盛事墳典。安貧守分。張緒曰。君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外何所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祝氏訓子有云。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黧醜。吾十有九歲。始授書。爾叔受書更後。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髻就傅。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

免於樵園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避。可不可乎。警吾言。勿等於過耳。蚋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臧。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索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其夫雖沾餘沫。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壽昌胡彥持家。子弟不得自打童僕。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僕。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

甲非都集
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

顏氏家訓曰。讀書總不能大成就。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秦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繇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沈氏衷言有云。吾嘗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啓後人。卽神祐可延。家聲不墜。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鬻。

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諸如此類。猶自多端。總之。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規利。我行惡下人。更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忍氣吞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自矜謀畧。豈知神目如電。法網不疎。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入不免悖出。多藏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累及妻孥。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

柳公綽治家嚴肅。晨省昏定。子弟皆束帶以見。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爲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

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閨門之中少了箇禮字便自天翻地覆百禍千殃身亡家破皆從此起

顏氏家訓曰愛子不均古今通弊也不知賢固可愛愚亦可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主之戮父實爲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明鑒也

柳玘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薄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說古道惜前經而不耻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已厭之佞已悅之聞人善嫉之聞人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好優游嗜麪藥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

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予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成立難如升天。覆墜易於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王荆公歛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蘇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懽。譚醉三起舞。舞又不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合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

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觀者蓄縮，悚汗，咸曰：爲殿上虎。

王長史騫，太尉儉之子。騫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語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

楚王英逆謀事發，株連以千計。吳郡太守尹興亦被株及，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詣廷尉考掠死者大半。唯門下陸續主簿梁鴻、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獄使問故，續曰：母

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也。使者以聞。上乃赦典等。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旣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常怪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脫其死矣。知是誰室。



